

欧洲加入亚投行非与美倒戈 谋共赢是初衷

上周,欧洲国家接连加入亚投行的新闻激起千层浪,一时间舆论的风口对准传统欧洲盟友美国,认为美国的影响力在下降。此间,大国之间的外交较量固然有,但经济全球化的当下,谁也离不开谁。更何况亚洲地区每年基础设施融资缺口巨大,各国发挥各自优势,将资金和技术集聚在此挖掘蓝海,这也是眼下三十多个国家积极加入亚投行的主因。本周,将是亚投行接收新意向创始成员国申请的最后关键周,尚未申请的韩国、澳大利亚最快将于本周作出决定。不过,分析普遍认为,韩国、澳大利亚加入的可能性非常大。就连此前明确表示暂不加入的日本,态度也在动摇。加之本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一带一路”重大项目清单和实施方案或将首次亮相,这亦将助力亚投行开展工作。作为舆论的焦点亚投行,它未来的管理制度是什么?对国际格局终会造成何种影响?就这些话题,证券时报记者采访了业内专家社科院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经济学室主任冯维江、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宏观部主任贾晋京。

证券时报记者 孙璐璐

亚洲基建融资VS减贫

证券时报记者:中国倡导建立亚投行的目的是什么?亚投行与当前存在的亚开行、世界银行等存在什么不同?

冯维江:中国倡导建立亚投行的目的,是为改善亚洲等区域的基础设施融资,降低这些地区的生产要素融入全球市场的成本,同时为中国自身的和平发展营造稳定良好的周边与国际环境。

亚投行与世行、亚开行等在业务上虽然有交叉或广泛的合作领域,但重心上有所不同。亚投行的业务领域聚焦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世行和亚开行主要致力于全球和区域范围内的减贫项目。

证券时报记者:亚投行的建立,将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带来哪些好处?

贾晋京:“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共同标准,以实现互联互通。亚投行的建立不但可以为“一带一路”的基建提供资金支持,还可以提供“形成标准”的服务。

冯维江:还有项目方面的好处。一些原本难以实施的大型跨区域基础设施项目将因为亚投行的建立而得到推动,这将给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直接注入新的动力。

此外是和平方面的好处。亚投行为改善“热点地区”的国际关系提供了新的机遇。一些沿线国家之间由于领土、资源竞争等原因存在利益冲突,亚投行这一共同事业可以提升合作共赢的收益水平,共同把蛋糕做大”,这有助于各国捐弃前嫌、共谋发展。

加入亚投行≠盟友瓦解

证券时报记者:英国成为第一个宣布加入亚投行的西方国家,在以前的观念中,英国是美国坚实的盟友,这一次为什么却成为第一个加入亚投行的西方国家?

冯维江:首先,英国与欧洲大陆国家之间的竞争及其“被边缘化”的担忧,使其特别希望能率先搭上亚洲特别是中国发展的“快车”。此前,伦敦就积极谋求超越法兰克福成为欧洲主要离岸人民币清算中心。率先加入亚投行是这一政策倾向的延续。

其次,中英及美英经济关系的变化趋势也在一定程度上能解释英国的行为。从欧债危机之前的2008年到2014年,英国对美(含波多黎各)出口占其全部出口的比重由8.5%下降至7.4%,但对中国大陆出口占比由1.4%上升至2.8%,如果算上香港,则是由2.3%上升至4.0%;同期英国从美国的进口占其全部进口的比重由5.5%下降至5.2%,从中国大陆进口占比则由5.2%上升至6.7%,如果算上香港,则是由7.0%上升至8.1%。这意味着英国对国际市场及产品的依赖近年有所下降,对中国市场及产品的依赖却有明显提升。

再次,作为美国最重要的盟友之一,率先成为“亚投行创始国”能够获得更大的预期回报。

最后,英国是美国最重要的盟友之一,因为这样的地位,所以英国即使宣布加入亚投行也不会实质性损害两者之间的关系,预见到这一点,英国就能够采取断然的行动。

贾晋京:英国是现代全球金融体系的建立者,至今伦敦金融城也是全球最大金融中心。美元能成为全球货币,其基础也在于伦敦金融城为全球美元流通提供了“泵”的服务。而在美国财政收缩、推行美元回流政策的大背景下,“海外美元”萎缩,导致英美金融利益存在内在冲突。英国需要新的国际货币秩序。

证券时报记者:对亚投行而言,西方国家的加入将会有何意义?同时对宣布加入的西方国家而言,加入亚投行又会给它们带来什么?

贾晋京:西方七国(G7)集团是“布雷顿森林框架下的对话机制”,其根本上是为了维护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而这个秩序的核心机制是美元作为世界货币。但在美国国力无力支撑当前这样强的国际美元地位背景下,大量美元在从欧洲撤回美国,这也是美国战略收缩的一种反映,维持这样一种美元已不符合欧洲利益。欧洲正在寻求加入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加入亚投行使他们能够搭上亚洲经济秩序发展的列车。

冯维江:西方国家的加入可以分摊建设成本与资金压力;提升未来亚投行债券发行时的债券评级,降低融资成本;可以借助它们的经验,改善治理结构和风控制度;可以增强亚投行的代表性,提升其国际金融秩序中的话语权。

对西方国家而言,它们可以参与到

规则谈判之中,成为规则制定者之一,从而在项目标准等方面取得话语权;可以更好地开辟新市场,受益于亚洲的经济增长,从该区域取得更大的经济回报等。

美日:最担心利益受损

证券时报记者:美国此前反对西方国家加入亚投行的想法是什么?日本不愿加入亚投行的原因是什么?

贾晋京:美国不希望美元目前的特殊地位受到影响。其实各国并非要反对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地位本身,而是美元在国际经贸活动中占比过大,美国自身经济规模在全球占比不足以支撑,导致美国向全球“收铸币税”,占有过多“美元红利”。各国希望只是减少美国的美元红利,而美国则竭力要维护这种美元红利。

冯维江:美国将亚投行视为对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的挑战,认为亚投行不会遵守高标准的信誉度和透明度,这将导致腐败,并影响它所主导的世界银行在全世界的业务开展。

此外,美国还担心中国利用亚投行不断扩大影响,建立与其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相平行的国际规则。

日本不愿加入亚投行一是受美国的影响,二是因为日本担心亚投行影响力太大会挑战其主导的亚开行的地位。日本是亚开行的最大股东和主导者,亚开行的历任行长一直由日本人担任,日本不愿见到亚开行在本地区影响力被亚投行分享。

绝对控股意味着成本最高的影响力维护

证券时报记者:有担忧认为,大量吸引西方金融大国的加入会使中国在亚投行的地位和作用被“稀释”,如何看待这类观点?

冯维江:按照目前的情况,中国在亚投行的法定资本中占有50%的高比例,在启动时期,这有利于亚投行建设的高效推进。但未来一直保持绝对控股,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亚投行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平台,吸纳包括西方金融大国的参与者才能保持和增加这个平台的活力。

保持具有影响力的地位和作用的方法很多,维持绝对控股是其中成本最高的途径之一,中国可以有更多的选

精彩观点摘要

英国是美国最重要的盟友之一,因为这样的地位,所以英国即使宣布加入亚投行也不会实质性损害两者之间的关系。

按照目前的情况,中国 在亚投行的法定资本中占有50%的高比例,在启动时期,这有利于亚投行建设的高效推进。但未来一直保持绝对控股,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

择。例如,在世界银行中只要有略超过15%的投票权就可以拥有一票否决权,在充分分散其他国家的投票权之后,美国独享了该权利,以较小的股份代价获得了最大的权利收益。

当然,并不是说中国也一定要模仿美国去垄断一票否决权。机构中实际权力的大小往往是“功夫在诗外”。一个国家只要自身具备足够的实力,有充足的眼光、智慧与胆略发挥领导力,能为其他成员带来公正和利益,这个国家就能在机构中拥有更多实际的权力;即便不行,它也可以和其他志同道合者“另起炉灶”,建立更有行动力的机构。

亚投行发展的两种可能性

证券时报记者:亚投行未来的前景和可能会产生的影响是什么?

冯维江:亚投行的前景有两种。第一种可能前景是与现有国际开发机构形成激烈竞争并因为执行了更符合世界需要的“游戏规则”而最终胜出,取代了现有机构。

第二种前景是学习并在边际上改进现有规则和国际金融秩序,通过良性竞争与合作,与现有国际开发机构共同推进全球金融良治的实现。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后者前景是更可期的大概率事件。其结果是,亚投行为新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共建新型国家关系、实现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提供了机制化的、可操作的平台。

亚投行大事记



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有哪些?

(截至3月22日 共31个)

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约旦、哈萨克斯坦、孟加拉国、文莱、柬埔寨、科威特、老挝、马尔代夫、马来西亚、蒙古、缅甸、尼泊尔、新西兰、阿曼、巴基斯坦、菲律宾、沙特阿拉伯、卡塔尔、新加坡、斯里兰卡、塔吉克斯坦、泰国、乌兹别克斯坦、越南、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

“一带一路”的金融战略安排

亚投行与“一带一路”的关系:

亚投行将致力于促进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其中包括“一带一路”沿线亚投行成员国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两者有交集,但也有所不同。

——楼继伟(财政部部长)

亚投行非中国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产物

证券时报记者 孙璐璐

就在以英国为首的一些G7成员国宣布加入亚投行后,多数国际舆论都认为“这预示着美国世纪的结束,亚洲世纪的开端”,甚至美国《赫芬顿邮报》在文章开头的一句话就是:中国正在体验自己的布雷顿森林时刻。

但中国倡导建立亚投行,真的是在有意或无意间建立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吗?

对这个疑问,先简要介绍下布雷顿森林体系,该体系是以美元和黄金为基础的金汇兑本位制。根据201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成立70周年研讨会上所披露内容显示,美国罗斯福时代力推这个体系,更多的是赋予其政治涵义。他们希望通过建立一个固定汇率,来稳定货币和贸易世界。

这个汇率是以美元为中心,将美元汇率牢牢固定在黄金上,也就是一盎司兑换35美元,美元将会在战后的货币框架中占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位。而战后

两个关键的制度安排,就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但在他们的设想中,联合国只是补充性的政治架构。

但是,一些经济学家很早就发现这个体系的内在缺陷,包括凯尔斯在内的多位经济学家认为,美元作为美国的主权货币,要跟黄金挂钩,发美元要用黄金储备,那么,其他国家只要手上有剩余的美元,一定会把美元卖给美国政府,然后把黄金拿走。最后这个过程就变成美国的黄金储备不断流失到其他国家去。

哈佛大学的著名教授罗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曾在1950年于美国国会作证时就表示,该体系一定会出问题。因为这里存在一个悖论:如果美元要避免通货紧缩,就要多发美元,从而也就需要更多的黄金储备。后来我们也看到,确实这个缺口越来越大,1971年美国认为没有办法再维持这个系统的运转,尼克松总统无奈宣布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元与黄金

脱钩。

因此,从货币体系方面看,中国虽有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需求,但无意与美国抗衡,去争做国际储备货币。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2009年就建议,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创造超主权储备货币。既然是超主权货币,则既非美元,也非人民币。

不过历史还是有惊人的相似性。不少人认为,当下中美两国就亚投行建立的态度,像极了当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谈判中美英两国的互动。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国际经济主任本·斯泰尔就表示,当时布雷顿森林体系能出台,因为有两个国家需要这个体系。一个是美国,作为债权国,要在战后给其他国家提供短期贷款,通过这种方式恢复多边贸易;另外一个英国,作为债务国,它希望借助这个安排,避免各国货币竞争。

而在今天,角色设定未变,依然有债权国和债务国,只不过主角分别换成了中国和美国。

这并非高歌“风水轮流转”的论调,即使历史有相似性,但时代大环境还是在不断向前。中国倡导亚投行的初衷是加强亚洲各国互联互通,在各国普遍陷入增长动力不足的背景下,积极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一点,与当年美国倡导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愿景是相似的。

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当下,各国间的关系早非当年冷战敌对关系,加强合作能够获取的利益又何必非要搞成你死我活呢?

在这里,做个大胆的畅想,关于是否加入亚投行,没准美国也在认真考虑!因为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希望享受现代化高科技成果和足够的资金支持,而这一点是美国等其他国家可以提供并可从中受益的,各有所获,集体赚钱,何乐而不为?

笔者认为,亚投行更像是世界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的一段接力,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朋友们集体财务自由,活着尽情享受人生,扫除成见与地缘威胁论。